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主持人姚科真情朗诵

# 亲疼

DINTENG

王学武 © 著

亲，是血脉，更是至近

疼，是至亲一生对我们的心疼

亲疼，是至亲间心疼的交互，生命里的至亲至疼之重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267  
W407

# 亲疼

QINTENG

王学武 © 著

姚科 朗诵（《亲疼》节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疼 / 王学武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301-21346-9

I. 亲… II. 王… III.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6453号

书 名: 亲疼

著作责任者: 王学武 著

责任编辑: 邓晓霞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346-9/I · 251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49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金澳胶印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毫米×980毫米 16开本 8.25印张 128千字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定 价: 28.00元 (配朗诵CD)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目录

1 孝顺，并无来世(代序)	1
2 给母亲一个惊喜	4
3 父亲的剃头情结	7
4 想买双高筒雨鞋	11
5 蒸饭那些日子	14
6 父亲的胡琴	19
7 父亲，一生最倔是担当	23
8 借钱记忆	27
9 其实我并不孝顺	30
10 锁边是范儿	33
11 皮鞋情	37
12 感受时间	41
13 你有多幸福，其实自己并不知道	45
14 让心静下来	49
15 回家	52
16 天堂的父亲，是否每天还喝点小酒？	56
17 温暖足底	59
18 你知道，妈妈期望你过得好	63
19 安川，小村故事多	65



20	母亲，随身手机唯接听	70
21	最是那斧头背的一敲……	73
22	温暖是棉	76
23	禁山斫柴	79
24	威坪女人	82
25	鸡蛋和大豆，硬通货二十年	86
26	母亲，苦乐乾坤	89
27	磅师傅老王	93
28	威坪三宝	96
29	排岭记忆：珍馐三弄	99
30	生日如烟	102
31	人生中有多少个第一次的记忆， 幸福感就会有多强	105
32	往夕是何年	108
33	七旬母亲去上班	110
34	守护中秋	113
35	流动的年夜饭	116
36	亲疼	119
	后记	125
	补记	128

# 1 孝顺，并无来世

(代序)

世间最难写的文字，莫过于写父亲母亲。

说难写，是因为我们习惯了父母的呵护，几乎麻木了父亲母亲为我们的付出。因为太亲近，所以总是疏忽父母内心的在意、承受和担当。因为要抚养孩子长大，忙于生计的父母，时常顾不上自己的头疼脑热，在贫穷的年代，常常扛一扛、发发汗，肚子不舒服时吃点胃药也就挺过去了。而当我们长大，在外成家立业时，父亲母亲又怕子女担心，生了病依然不主动告诉我们哪儿不舒服，偶尔去医院看一下，吃点药对付。

做梦也没想到，前不久左腿摔伤，静养后还只能勉强下地的母亲，会因肝腹水和胰腺出现严重问题而住院。坚强一辈子、从不喊疼痛的母亲，这回疼得有点受不住了。老家医院专家会诊明确诊断了病情并得到北京专家朋友诊断结果印证后，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多么希望只是误诊。因为母亲的病情和年岁，为减轻老人的痛苦，专家建议保守治疗，现实能做的是尽量减轻痛苦、增强老人的免疫力。得到明确的消息时，脑袋发紧的我，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无助。



母亲属兔，周岁73，按老家习惯算，虚岁74，本该是享福的年纪，却不幸得了重病。当专家告诉我这个病会特别疼痛时，我的泪水止不住流淌下来——为母亲的病痛揪心，为母亲要承受的折磨难过。

母亲不识字，但极明事理。从来不抱怨生活，无论生活怎样艰辛，她都相信日子会好起来。这次生病，当病痛稍有缓解时，母亲就相信一定能好起来。在母亲病房，控制着不掉眼泪的我悄悄跟她说，“医生是不是没告诉你，不光是胃炎，还有很重的胰腺炎？你肚子里有很多细菌，需要两三个月才能逼退它们呢。”捏捏母亲的胳膊问，“你觉得自己好不好得起来？”母亲笑着回答“只要不痛，就好得起来”。“只要你自己认为能好起来，就一定能好起来”，我以此作为“信心”的同义词鼓励母亲，并握着她的手说，“出力些(加油)，争口气就会逼退细菌”，用这句话来代替“奇迹”，鼓励母亲加油。

母亲病了，我一直在想，除了跟医护人员沟通治疗方案，除了多陪母亲说说话，还能做些什么。当从未看过儿子写的文字

的母亲，在病床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主持人朗诵《母亲，随身手机唯接听》的博文视频后自语，“那么小的事情都记得啊！”我坚定了以最快速度将写父亲母亲的博文编辑成册的想法。

博文成书，不是简单送给不识字的母亲一份礼物，而是对母亲的一份敬重。在微博征询好友对博文集名字的意见时，《父母在，家便安好》、《其实我并不孝顺》、《亲情无华》、《母亲，随身手机唯接听》、《孝顺，并无来世》、《亲疼》、《不老的心港》、《我们遗落了多少亲情》等，每一个书名都得到了好友不同角度的鼓励和指正，学武心存感激。

亲情无华，孝顺并无来世。我们从母亲孕育生命的疼痛中来到世界，但总有一天，我们会拉不住老人的手，无助地看着至亲离开这个世界。

亲疼，是至亲一生对我们的心疼，而我们总是未能更好地心疼我们的至亲。





## 2

## 给母亲一个惊喜

大概十几年前开始，几乎每次回老家，我事先都不告诉父亲母亲，不论春节还是平时出差顺道或者特意回去。不告诉父亲母亲，一是免得他们着急和担心路上的安全，一是希望给老人一个惊喜。

那年南方雪灾，我已经确定不回家过年，但还是每天关注雪灾报道的情况。当看到雪灾减弱、交通状况好转时，临时托朋友买了火车票，毫不犹豫地带着家人回千岛湖老家。因为雪灾，高速公路关闭，接我们的师傅小心翼翼地走在冰冻的省道上，不少路段只能以10—15迈甚至更慢的速度前行，不敢踩刹车也不敢打轮。一路紧张的我们，大年二十九下午终于到了家门口，叫了声“叔（老家话父亲的一种叫法）”和“姆（母亲的一种叫法）”。惊讶的父亲憨憨地笑着，母亲微笑着说了句：“不是说好下雪不回来了吗，”母亲的眼里闪着泪花。

是的，这么多年我常常在回家的事上“变卦”，往往说好不回去，不知触动哪根神经，就会莫名其妙地奔向养育我近二十年的家。2010年父亲辞世，我赶回去待了几天，说好父亲满七时不

回了，但到那天还是火急火燎地赶回了家。父亲辞世时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深怀愧疚的我，不想让母亲再过于伤感。那天，同学直接到杭州机场接我回村里，沙哑着嗓子的母亲看到我时吃惊地叫了句：“宝宝婴（土话，老家农村妇女喊出生不久或几岁的孩子的一种叫法），你怎么回来了。”我轻轻地拍拍母亲的肩膀，“父亲满七，不可以不回来。”说完很快转过身去。

回家不打招呼，也有扑空的时候。1999年，出差到安徽，临时绕道回家看看，事先也没告诉父母。结果到家时，大门锁着。当我们调头走了快二里地，路上恰好遇到从外面回来的母亲。

一直相信，与母亲是一生的缘，只要你心到，母亲永远在那里等你。上周五晚九点多，我在北京西单民航售票处附近办事，顺便问了第二天早晨飞杭州的航班。正好有早八点航班而且是五折的机票，没有太多犹豫就买了。母亲老是牙疼，有时疼得半个脸都肿了，受了几个月折磨。在我的劝说下，她才去看牙，最后基本都拔了换了，我很想回去看看母亲现在的状态。第二天下午三点半，我突然在家门口招呼在房顶平台晒东西的母亲时，老人不敢相信，一时不知道说啥。“刚才电话还没说要回”，话语里有点“责怪”，但能感觉母亲内心的高兴。看我突然回家，老人不知道要给点啥好，满满的一筒新腌的菜管，按了又按，让我带回北京。换了新牙的母亲的状态比我想象的好，老人连衣服也没来得及换，就被我们接到千岛湖一起待了两天。

常常不承认给母亲惊喜，却总是不自觉地这么做。这一次周末临时回家，应该感谢在一家省电台任副总监的博友的嘱咐。11月8日，博友在微博私信告诉，录制了博文《母亲，苦乐乾坤》，并嘱咐“请放给母亲听”，我回复了两个字，“一定”。





从上学到工作，从写给家里的信到所谓的作品，母亲没看过我写的一个字。给母亲“听”关于她的文字，博友的话触动了我。在老家，我打开电脑，母亲静静地听着带回去的音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博文《人生有多少个第一次的记忆，幸福感就会有多强》、那位省台的朋友帮录制的《母亲，苦乐乾坤》。“你怎么还记着这么多以前的事”，母亲像是自语又像对我说，“想起以前的日子，眼泪都要下来”。那一刻，我的内心涌起从未有过的，母亲头一次“听”到为她而写的文字带来的感动，忽然感觉世上的文字原来有两种——写出的心灵表达，还有“听”到的心灵相通。

给母亲一份惊喜吧，因为无论你做多少，都远不及母亲为儿女的付出；无论你写多少文字，也远不是母亲的全部。

### 网友评论

► 门贺丰

美丽的变卦，幸福的惊喜！

► 舒子原

妈妈是棵永不老去的树，永远给子女最深情的呵护。孝在当下，孝行永远。这是福德，这是生命的缘。

► xuzhigang

最纯朴的母爱，最孝顺的游子。给母亲一份惊喜，这是对所有子女共同的呼唤。今天你给母亲送惊喜了吗？

► 李明瑜

父母在哪儿，哪儿就变成磁铁中心。越是没文化的父母，疼爱子女的心越纯朴，单纯得让人心疼。养儿方知父母恩，不体会当父母的苦，无以知父母的恩深如海。

► zhangchao

给母亲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当母亲打开家门的那一瞬间听见一声：“妈！我回来了！”

### 3

## 父亲的剃头情结

一把剪刀、一把剃头刀、一把残缺了牙的月牙形老式梳子，是父亲中年时为孩子或偶尔给邻里理发的工具。这么多年，一直未能忘却父亲为我们理发的情形，是记忆里父亲为我们理完发后的心满意足。

在老家，理发俗称剃头。父亲为我们剃头频繁的时光，是农村土地还未分到户的岁月。那时集体劳动，父亲常利用中午收工在家休息的时间剃头。剃头刀，是父亲从当时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上买的，大概一块多钱一把。理发的剪刀，跟裁缝师傅用的裁布剪刀差不多大，是请村里的铁匠上门打的。打剪刀，比打锄头要费事，所以一把剪刀，铁匠要单算半天工夫钱。父亲一直想有把推子（老家话叫洋剪），那时需三五块钱，家里舍不得，也没条件买。

父亲用剪刀给人剪发，整整齐齐的，显不出层次。用剃头刀给人剃发根，自然是干净有余，但没有渐进的观感。因为剪得整齐，头顶上的头发长而两边直上直下被剃干净，被人戏称“汤瓶盖”。汤瓶，是老家炖菜的砂锅，盖在汤瓶上的盖子大多是方形



或长方形。因为家里贫穷，我们心里虽不喜欢汤瓶盖，不太乐意父亲给剃头，但嘴上总是不好意思说。年少的我偶尔能到同村有推子的名字叫三佬的业余理发师傅那儿去理一次发，其实也就一毛钱，但最最开心的是改变了汤瓶盖头型而自觉洋气了几分。记得三佬还会用剃头刀在你耳朵里灵巧地转半天，痒兮兮麻嗖嗖柔軟的被电的感觉。我至今都未能忘掉三佬用剃头刀清理耳朵里汗毛的麻利。

上高中后便未再让父亲理过发，可父亲喜欢推子羡慕推子的神情，却总是在我的脑海里闪现。父亲喜欢给人剃头，曾经想贴补点家用，但手艺远不如他自豪一生的做石磅技术，剃头并没有挣过一分钱，所以也就只能作为业余爱好。每次有邻里为了省钱而让父亲给剃头时，父亲很是开心。父亲的爱面子，体现在有面子。做石磅是父亲一生的自豪，而理发，父亲也认为自己是技术的，只是工具不行。父亲在意的面子，是那种做了事别人随时能看到并受称赞的得意——“这个磅，是安川应槐师傅做的”，“这幢房的屋基是王师傅填的”，每每听到这样的话，父亲觉得很有面子。给人剃头，在父亲的潜意识里，也应是别人看得见的有面子的活儿，那种别人问起“谁给剃的头？”听见邻里说“应槐剃的”时候的快乐，所以常常乐此不疲。父亲想有把推子，希望有了像样的工具后可以给人剃得更好的愿望，印刻在我的记忆深处。大学毕业工作后，我曾经问过父亲还想不想要推子，父亲说“算了，大家都去店里剃头了，用处也不大。”我也就没再往心里去，但父亲的剃头情结其实并未淡却。

父亲上了年纪后，没再给人剃过头，但老人晚年越来越愿意到邻村的小理发店让人理发。每隔一个月左右，父亲就会让不会

骑自行车，晚年却无师自通学会骑三轮的母亲，带他去小店。母亲拉着他，父亲坐在三轮车里的小凳子上，很是惬意地跟过路的熟人打招呼。别人问：“干吗去？”，父亲会大声地说：“去剃一下头。”那神情如过节。小店理发，数年里从一块五、两块涨到了三块一次。父亲岁数大了去理发的次数也就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但每次理完发，总是习惯地问母亲去不去吃馄饨？“我去吃馄饨了。”父亲颇有优越感地在旁边的小吃店招待自己，有时会煮几片油豆腐。去理发的那一天，父亲会踏实而轻松。

很多年里，始终没明白干了一辈子农活、做了多年石磅、双手长满老茧的父亲为啥喜欢给人剃头，晚年还极愿意让母亲骑三轮拉他去小店理发。曾以为父亲给人剃头是爱好，或者在那个艰苦的岁月想贴补点家用，但早已不给人剃头的父亲年岁增大身体变差后，到辞世前的几个月，依然喜欢到店里理发，才使我慢慢领悟到，给人剃头是父亲的享受，是有面子的营造生活；而晚年到店里让人理发，是老人享受条件变好后生活的体面。

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每个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营造生活、享受快乐。快乐和幸福，与贫穷或者富有，并不一定成正比。未能给父亲买推子，是此生的愧疚，但父亲的剃头情结，不经意间促使我形成喜欢理发的习惯，带给我生活的享受。工作后这么多年里，一般相隔二十天左右，自觉不自觉我就会去理发店理一次发。理发于我，喜欢的是理发师用推子推头发、用推子扫边时麻麻的触感和因此的催眠般的身心放松。

每次理发，总会想起父亲为我理发的情形。





## 网友评论

### ► 郭洪钧culture

我们的父亲一辈子所担承的也许不难而喻，肩膀头上永远担承的不仅是传宗接代或光宗耀祖的命责，实实在在的生活维持过程其实充满艰辛。但对于父亲一生的深度解读的确又是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困惑和不解，心有千千结，或许只能等我们老到如同父辈一般才能觅得正确答案？

### ► 陈凌燕

他们是懂得生活真谛的一代人，在他们不紧不慢的人生里，经历了太多换成我们将无法承受的东西，也拥有更多关于实质的敏锐。

### ► 艾素

有礼有面有哲学的老父亲。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忙碌着，享受着，只为了一份心情和心意。向学武请教：做了多年石磅，这是一个什么工作？

### ► 汉安某

之前看过一句话，大意是：一个人离开后，只要被另一个人深深怀念着，就成了永恒。是王老师的深切怀念，成就了您父亲的永恒。同时，通过文字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浓浓的父子亲情，更在不经意间提醒着我们要珍惜这跟父母一生只有一次的缘分。

### ► 主持人楚萱

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值得尊重，平凡的人给我们最多感动。

### ► Laker321

父爱如山，能读懂父爱这本书更需要阅历的打磨和时间的体味，向大哥学习，好好营造生活！

## 4

### 想买双高筒雨鞋

一直想买双高筒雨鞋，下雨天穿着雨鞋无所顾忌蹚水过马路。每次下雨，我都会这么想，可这么多年一直未能如愿。在北京生活，下雨的日子比老家千岛湖小山村少得多，而穿着高筒雨鞋去单位上班又似乎不合时宜，但每次在街上看到别人穿雨鞋干活，总会不自觉地驻足……

高筒雨鞋，是老家安川生活带给我的情结。安川是典型的江南小山村，一年雨水不断，尤其从二三月份开始到夏天，下雨是常事。我初中毕业回家务农那会儿，遇到下雨天到地里或田里干活，一般都是光着脚丫。父亲用稻草编制的草鞋，经常穿着穿着就坏了，而偶尔穿的胶鞋是舍不得淋湿的。不论砍柴还是割草，也不论是插秧还是除草，下雨天赤脚干活是习惯也是自然。在水田干活，挽着裤腿踩在烂泥里，常有蚂蟥叮进小腿的危险。不小心蚂蟥叮进去时，大人们一边让紧张之极的我们不要紧张，一边很有经验地从抽旱烟的烟筒脑（装烟丝用的鱼脑状烟斗）里抠出点带烟油的烟丝，按在蚂蟥钻进去的地方，不一会儿蚂蟥会被迅速地熏出来。大人们说，千万不能去揪蚂蟥，断在里面，就麻烦





了。那个时候，十几岁的我心里想，能有双高筒雨鞋干活儿该多好啊。

母亲一辈子买过三双高筒雨鞋，第一双应该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家里养了两只母猪下小猪卖，条件稍好后买的。母亲说当时买一双要十四块钱，绿色高筒，与我妹妹合着穿。那双雨鞋穿了好几年，穿得实在不能再补时，用旧鞋到货郎担上换了个灯泡。父亲买的第一双也是唯一一双平膝的高筒雨鞋，应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家里生活条件好转时，十八块钱买来的。父亲有些夸张，只要下雨就不无显摆地穿着。后来父亲身体不好，不怎么下地了，雨鞋也一直放着。父亲去世两年后，母亲用它换了个不锈钢脸盆。母亲更多的是穿低筒雨鞋，大概是六七块钱一双，这一辈子已经穿坏了七八双。数年后村里人插秧时，穿一种皮制的种田袜，比雨鞋方便，还能防蚂蟥。

高筒雨鞋，如今已演绎为各种款式的雨靴，时尚在人们的生活，但曾经颜色单调、式样呆板的雨鞋，却是那个年代家庭条件好的象征和生活绚丽的标识。于我，记忆最深的是土地分到户前，地里干活收工后年轻人一起赶到别的村去看电影。碰上雨天，回家的青石板路上漆黑漆黑，高一脚低一脚，拿着手电筒穿着高筒雨鞋的小伙子，被伙伴们追随着很是神气。那个时候，我想，将来有一天，等有了钱，一定买一双比你高一倍的雨鞋，再买一个可以装四节电池、能照二里地的手电，让你们都跟在我的后面。

